

# 喚醒 禁錮生命

悟

作者：臺中看守所 張機謀

監獄管理工作的浩繁常不為外人道，尤其被管理的對象又都是違背法律的犯罪行為人；簡單的說，也就是這些被管理者的行為是國家社會所不能容許的，包括無法諒解他們的家人；可這並不表示這些繫閉牢獄者的人性也該被五花大綁的禁錮！因為我深信，只有讓他們認識自己，擁抱自己，停止與自己為敵，並願意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時，就已開始擁有生而為人的主體性；也唯有如此，他們才有重生的機會與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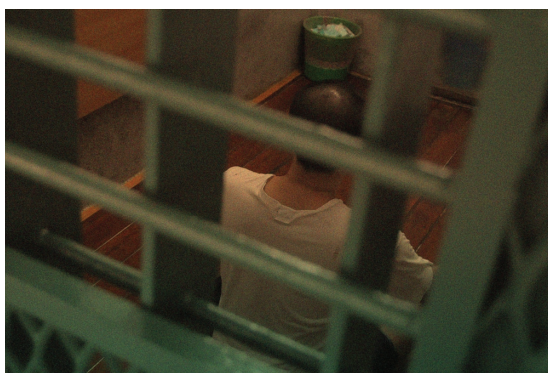
拔一切業障根本，得生淨土陀羅尼，大肚山的風，吹得臉頰獵獵生疼，頷首合十佛珠，這是今晨第一百零八遍了。等待放封運動的廊道上，透著山雨剛過的哀愁，看來同學們應該已從電視或收音機裡得知昨晚阿強伏法的消息。

回到辦公室，桌上的輔導紀錄停在去年的8月7日……

阿強兩眼盯著地板，聲音裡透著疲乏：「我對不起我爸，連他老人家最後一面都沒有見到。我作了喪盡天良的事，造成施爸爸、施媽媽永難抹滅的痛苦，我害得家裡的人

有如過街老鼠，遭親鄰唾棄。」坐在小板凳的阿強，手裡拿著父親去世的訃聞，垂頭喪氣的喃喃自語；我請阿強告訴我：「除了悲傷之外，你覺得此刻還能為剛過世的父親作些什麼？」他茫然的搖搖頭，開始啜泣；我拍拍他的肩膀，提醒他：「阿強，這的確是遺憾，但遺憾不過是對已經發生的過去感到失落和痛苦，雖然痛苦的感受可以說明你至少還有反省的覺知，但也僅僅只是沒有作為的懺悔而已，你想減輕痛苦嗎？」他似懂非懂的將視線離開地板看著我……

「主仔！主仔！有什麼解決痛苦的方法？」阿強的聲音在耳邊響起。「有阿！當然有阿！不過你要再回答一個問題，你每天抄經、唸經、打坐、爲了什麼？」他拿起衛生紙



◎ 靜坐反省，想想有甚麼解決痛苦的方法。

擤了鼻涕，眼淚卻又再次潰堤，嗚嗚咽咽的哭著說：「因為沒機會說對不起，但我求菩薩的慈悲能讓那位小姐安息。我不是好人，我想作個好人，我想讓爸爸知道，我可以是個好人。」看著阿強哭得有點歇斯底里，我問他要不要繼續談，還是回舍房休息？

說實在，那一刻情緒起伏最大的是我自己，看著眼前這名隨時都可能被槍決的死囚陷入痛苦的懊悔及渴望能成為好人的無助神情，我究竟能為他做點什麼？

我輕輕的拍他的肩膀安撫地說：「你知道嗎？要一個作父親的老人，八年來經常探望隨時都可能被槍決的兒子，是多麼殘忍的一件事，但只有這種殘忍的痛苦，才得以稍稍減輕他老人家對施家雙親失去女兒的愧疚，這同時也是他表達愛你的另一種方式，他陪著你，陪著你默默地在向施家兩老陪罪，你能體會他的用心嗎？」阿強將臉從雙手中移開，一副潰敗悲哀的樣子，點點頭說：「沒錯，我爸的確用這種煎熬在懲罰他自己，但這不是他的錯阿！」「不，阿強，你爸爸不是在懲罰自己，他是在給你力量，讓你有勇氣面對自



己應付的責任，讓你更明白施家雙親的痛苦，如同你此刻不能原諒自己一般，又何嘗忍心乞求施家兩老放下仇恨來寬恕你？」我邊說邊再抽二張衛生紙給他。阿強接過後摀著鼻子有氣無力的說：「沒有用了，現在明白跟後悔都來不及了，我毀了施小姐的生命，也毀了自己，我是毫無指望了，我就要下地獄了。」我故意提高音量睜大眼睛看著垂頭喪氣的阿強說道「所以這就是你痛苦的地方？下地獄？你相信有地獄？」他毫不猶豫地回答我：「下地獄才能減輕我的罪惡感！只有無間地獄，最好愈折磨愈好，這樣我才能贖罪！」我轉過身嘆了一口氣，翻開輔導紀錄，拿起桌上的筆，假裝作著自己的事。「主仔！您要忙喔？還是我說錯了什麼？」阿強的語調心虛的像是做錯事的孩子；我沒有回頭，裝作不在意的回答：「沒有什麼，等你心情平靜點，我就讓你回舍房，你好一點時告訴我一聲」

「主仔！阿您剛剛為什麼嘆氣？」聽得出來阿強對我突然嘆這口氣的興趣與不解；我索然的回他：「沒有啦！就是覺得可惜，看你父親那麼辛苦的以身教來感化你，又看你每天在房裡唸經、抄經、打坐，沒有想到你仍然只自私的考慮

到自己！唉～」說完，我又嘆了一口氣；「我哪有……我沒有阿，主仔！我都可以坦然得面對死刑並捐出全部器官了，我哪有什麼自私的」他孩子氣得愈講愈細聲的表示抗議；我回過頭，盯著他嘴巴還未合攏的無辜表情說：「你說你相信有地獄，你希望有地獄，是爲了可以減輕你的罪惡感？也就是說地獄的存在只是爲了削減你因爲曾經做錯事的痛苦？那施爸爸、施媽媽的呢？你父親你母親的呢？那位無辜的施小姐呢？他們的痛苦怎麼辦呢？你還說你不自私！」阿強聽完後，把雙膝抱在胸前，前後搖擺著，沉默了半晌抬起頭，緩緩說出：「對，我太自私了，我自私地只活在我自我苛責裡，等待死亡後的一了百了，竟然忽略了仍活在痛苦裡的施家雙親和我的家人，我太自私了，我還能作些什麼？」

我知道阿強開始認真的思考，什麼才是有作爲、有意義的懺悔，而不是沉溺在自我的痛苦裡；看著阿強求助的眼神，我不答反問道：「你平時作課唸那幾部經？抄得又是什麼經咒？打坐時可有觀想哪一位賢聖尊者？」不可思議的莊嚴出現在阿強稚氣的臉龐，他坐直身子，恭敬又自然的雙手合十，徐徐說出：「早課地藏王菩薩本願功德經，晚間供奉

阿彌陀經及一百零八遍往生咒。至於打坐觀想佛聖很難，我的定力還不夠，有想觀想地藏王菩薩，時而觀世音……不然就是阿彌佛陀……常常唱著佛聖號，心念竟浮現父親慈祥的笑容」阿強流利的說出每日功課，叫我訝異這孩子早已將連在家居士都難以堅持的佛門課程內化為生活的一部分，看似緊湊繁重的流程，竟然只是行住坐臥般的舒徐淡定，尤其令我驚喜。

我請雜役拿瓶水給阿強，接著問他：「阿彌陀經和地藏本願經講述兩種不同境界的極端，前者是美妙的西方淨土，後者是悲慘的無間地獄，你每天持誦兩部領域截然不同的經典，會不會有矛盾呢？」阿強吸了一口氣，肅穆地閉上眼睛道：「不，淨土與地獄都是果報，非願力、業力不能到達。我相信只有尚有一念之善，就算臨終前靈光乍現，終究還是能往生極樂淨土。又縱然墜落無間地獄，倘迷途知返，了惡報之因，終有得證涅槃之時，不然地藏王菩薩幹嘛那麼辛苦下地獄調伏那些惡鬼？光目女之母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子！」從坐在旁邊一直忙著算帳的福利雜役臉上驚訝的表情就可以說明我們在場的人有多麼不敢相信聽到這些彷徨開示



的妙語，竟來自於眼前這名死囚口中，我甚至分不清楚當時聽到這段話的愉悅，究竟是分享到一名修行者對因果業報的徹底領悟？還是因為一名極罪犯，看來已被教化成功的職業成就？但無論如何，那一刻我的確有通體舒暢的感動！

「這是你讀完經的心得？」換我有興趣地問到；

「不，主仔！不只是心得，這已經成為我的信念！經過每天持續不斷地唸經、打坐，加上了空師父和您給我的教化，我已再也確信不過了」阿強講完後堅定的看著我。我再問他：「什麼方法可以成就這樣的信念？跟極刑定讞的絕望有關嗎？」阿強坐直身子，喝了一口水，用充滿自信堅定的口吻答說：「不！跟自己會被槍決無關！佛法裡闡述的往生，並非指死亡的結果，而是一種願力的延伸，我的理解是往生可以說是一種新生的概念，這種延伸的願力，引領正信且堅定不移的人到達圓滿美好的境界，它同樣慈悲地提供給真心贖罪的人一種寄託，若不是這珍貴的信念，我可能捱不到槍決執行的那一刻！」



「寄託？」我有點聽不大明白繼續的問他：「你願意分享什麼樣的寄託嗎？」阿強大概看到我誠懇的提問，有點不好意思的回說：「老闆，您在驗收喔……」我們倆相視而笑，他的眼神柔和地轉向前方接著說：「主仔，謝謝您，如果不是您剛剛提醒我太自私，我差點因為爸爸的過世，又重新陷入八年前自暴自棄的困境裡。還沒參加宗教輔導前，我沒有一刻原諒過自己，但當時我並不明白壓得我喘不過氣來的是死刑的恐懼還是做錯事的後悔？後來我發現都不是，在我明白了任憑我被槍殺1百次、2百次，施家雙親的傷痛也永遠無法平復，我的家人更不可能從此平靜，施小姐寶貴的生命將不再復活的現實後，我徹底的崩潰了，活著也等於死了……我不想想、不敢想、不能想……一想就痛……就怕……就想逃……直到主仔您拿三本書給我，這一切開始改變！」阿強說完看著我，期待我能記得那三本書名：「我知道！是西藏生死書、熱情佛陀及佛門大孝地藏經，對吧！不過那也要你肯看書阿！對不？」我會心的回應他的期待。

阿強噗哧的笑了出來說：「要不是您就像我們這些死囚的親人一般，我還真想請雜役把書拿回去，但「生死」、

「熱情」及「孝道」剛好是我當時最衝不破的關卡，也是死刑犯最遙不可及的渴望，它們的書名確實引起我的興趣，就這樣開啓我對佛教的好奇！」

好奇？跟你剛剛的寄託，有一段很長的距離，可見這段旅程你跋涉的很久喔！輔導進行到這裡，換班的年輕主管走了進來，我取下交接的鑰匙，阿強知趣地隨我走回舍房，我邊走邊說：「剛剛那句太自私的話我收回，你別往心裡去！」

「別這麼說，頭仔！我知道你的用心，我會更精進的！」阿強善解人意的說完轉身進入舍房；「對了，頭仔！您上次寫給我的那首詩，作者是誰？可以麻煩您查一下嗎？」

「好！我會幫查，那你現在沒事了吧？」我隔著鐵窗問到。「阿彌陀佛！」阿強面帶微笑，在窗裡躬身合十。

「報告主任！阿強的資料袋和保管物品整理好了，總務那邊的主管催了好幾次」文書雜役的聲音將我從輔導紀錄

的那篇記憶裡拉回現實；

「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知道阿強出所了」  
連我都聽不清楚自己的聲音……



◎ 超越惡行與善行的概念之列，有

一片原野～我們就在那兒見吧！

大肚山的風！吹吧！

阿強，走囉！繼續精進啊！別耽溺在自我的自憐與苛責裡，這會讓其他人生起憐憫的空間消失了。阿強！寬恕是實踐無常的功課，千萬別與自己為敵。慈悲的菩薩會為你真心的懺悔而感動的！祂會完成你的誓願的。

阿強……是「魯米」，那首詩篇的作者叫「魯米」；我為你再唸一遍；

超越惡行與善行的概念之列，有一片原野，我們就在那兒見吧。

當靈魂徜徉在那片草地上時，世界圓滿，難以言喻，

無論是概念、語言、甚至是措詞說法，全都了無意義可言……

# 心 懺

作者：臺中看守所 陳新東

一個懵懂無知的年輕人，在人生中最黃金的十年間，窩在不到3坪的牢房內等待著死神的來臨。這一天，教誨師和死刑犯一同迎接死神的來到……。當我抬起沉重的腳步，陪著他一步步邁向死亡之路時，我回憶起往昔一幕一幕的情景……。生命隨著如雷貫耳的槍聲消失在眼前，我祈願老天能給我力量來喚醒禁錮已久的生命……。







如果有一種聲音，會讓人記住一輩子，渴望那是一種讓人感到溫馨美妙而充滿愛、充滿希望、充滿歡笑的声音。但是，這個聲音卻讓人心碎，久久在我的腦海中迴盪而揮之不去……。

那天晚間陪著極刑犯走向刑場，近在咫尺的路程對我而言卻如此遙遠與沈重，因為，我們正在一同迎接死神的到來，以不批評、不抱怨，不怨恨，就讓一切安然地放下……，感謝用你的生命來告訴我「活著真好」。

傍晚間整個舍房早已瀰漫詭譎的氣氛，死刑犯似乎開始出現不安的情緒，戒護人員早已就緒，接獲命令後前往選

定的舍房，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進入舍房內，立即命令他（死刑犯）準備出房門。雖然他早已心裡有準備，但晴天霹靂突如其來的噩耗終究讓他一時反應不過來，一回神已無法控制顫動的身體了。

「請讓我換個新衣服」他向主官請求說。

「好，沒關係，慢慢來，冷靜下來，不要慌」教誨師說。

他不知道我也在旁，他聽到熟悉的聲音，看了我一眼後情緒似乎安定了不少，在旁的戒護人員也不再催促，讓他換



上早已準備就緒的新衣褲，著好裝後，主管再次提示他：「有沒有什麼東西要交代的，現在趕快說」。他無言地告別已居住十年的房舍。

◎ 生命的美好在於，你知道當你驚慌失措的時候，總有人陪在你身旁。



◎ 武裝的背後代表著許多不信任

一陣一陣的腳鏢聲，似乎在向其他人道別，每經過舍房總是見到那驚恐又無奈的表情，這就是另類無言的道別方式吧！一會兒的時間我們已步上警備車，在車內我撫拉他那顫抖不停的雙手，複雜的情緒在我們彼此心中不停的盪漾。此時，不需用任何語言來安慰，他卻已感受到我的真心關懷，當我把手中的佛珠掛上他的手後，他的眼淚終於流了下來。

「這個過程很快，你要勇敢面對，…」教誨師說。此時再多的話都是多餘了，緊握雙手勝過千言萬語。

左右戒護主管圍繞著兩旁，一起踏上不歸路，每個人無不帶著沈重的心情，在夜黑風高之下，覺得生命是如此渺小。仰頭眺望天空卻不見星光，怎覺今晚的夜來得特別快，陰霾早已籠罩整個天際，萬籟俱寂中的腳鐐聲陣陣刺耳，如那銳利的刀子，一刀一刀割著我們的心。

第一次感覺死亡離我好近，近到好像與死神同在，而連呼吸都困難。人總要面對死亡，但這些人每天必須承受死神在招手的煎熬，而誰都不能保證自己會不會是下一個死神要的人。

此時逐漸浮現以前和他談話的景象，認識他（們）是一年前的事，起初我總是帶著批判的眼睛看待他（們），刻板認知讓我看到的皆是缺陷的生命。這一些人因管理因素及安全考量，無法同一般收容人一起團體作息，爲了嚴格的戒護，需時時注意每個極刑犯的安全，還需適時的輔導與安撫情緒，這些人讓管教人員花費不少的精力，或許他們也找到自己生活的方式，來對付這生硬又無情的銅牆鐵壁。極刑犯中有些人早已被親人所放棄或遺忘，他們必須獨自面對自責



與懊悔的歲月，承受痛苦的日子，或許是作繭自縛罪有應得，才讓自己的生命如此無奈。

記得開始輔導他時，主管好意的提醒我說：「老師，他的防衛心很強，不信任別人，很多人被他拒絕輔導。」主管建議我換另外一個。

「不行～就是他，如果是外面進來的志工老師，他有權拒絕，而我是他的教誨師他沒有權利拒絕」我堅持的說。

主管看我如此堅持立刻到舍房前：「2006，教誨師要找你」，2006竟然二話不說，馬上跳起來著好衣服後出了房門，主管對他的舉動有點感到錯愕……。

「爲什麼別人要輔導你，你都拒絕，而這次怎麼這麼爽快就答應？」教誨師說。



「我有聽其他同學講，有一個新來的老師不錯，所以我就出來了呀。」

當我不再以有色的眼光看待每個人時，就能以真摯關懷的態度面對他們，相對的對方也能感受到彼此對生命的尊重。他曾經告訴我他那不堪回首的過去，談到他人生過程所遭遇的挫敗感受，偶爾也會抱怨對生命的無奈。半年前適逢他父親過世，因他在待執行期間能接受教誨遵守規定，在長官的同意下返家見他父親最後一面，這對一個死刑犯而言算是寬容，事後個案對長官的體恤，表示相當感謝，現在想想這一切也許老天早已安排好了。每個月他會寫出的一疊一疊厚重的手抄經，請我把它交給師父幫他作功德迴向，我看到他真誠求懺悔的心與懊悔的態度，如果不是的話，他大可不用這樣做，因為，這些舉動無法改變他被判死刑的事實。

等待死亡竟如此折磨人，生死門<sup>1</sup> 雖還沒開啓，但大家都感受得到死神離我們愈來愈近，這是我們最後談話的機會，我問他：「你有什麼話要向家人說的嗎？老師可以幫你轉達。」

「沒有，說再多只是讓家人傷心」

「謝謝老師及師父這幾年的關心與教導」他說。

生死門終於開啓了，法警接手後押送他一步一步走入刑場，其實，當他一腳跨越生死門時，他的心早已經死了，因為，他再也感受不到我們的關懷和溫暖，管教人員只能眼睜睜讓他一個人獨自面對即將到來的死亡。

步入刑場時一切早已準備就緒，場內寒氣逼人凜冽刺骨，直叫人不寒而慄，在刑場內有一莊嚴肅穆地藏王菩薩守候在旁，慈悲的法相自然讓人生起悲憫心，管教人員有的恭敬禮拜菩薩，因為，死亡的氛圍多讓人感到不安。最後一個法律程序，就是由檢察官做人別訊問，確認是否為當事人，詢問有沒有最後需要陳述及其他遺言，一般而言，對一個死到臨頭的死刑犯最後的掙扎是無助於事的。

在旁已準備好飯菜及送行酒，就等待著上路人享用，飯菜難嚥、送行酒只能獨飲，送行人卻不是沾襟斷人腸。醫護人員拿著麻醉針在旁等候著，好似在催促著上路人，他鼓

起最後一次勇氣，站了起來緩慢的走向沙堆前的椅子坐了下來，捲起了袖子讓醫護人員打下這一針，殊不知這一針打下去，他從此再也沒機會睜開眼了，很快的只見他緩慢的低下頭來，而前面的沙堆就是他的執行之地，當法警拿起槍的同時，在場的管教人員無不屏氣，每個人似乎只聽到自己的心跳聲，目光都在他身上，刹那驚天動地的槍聲劃破寂靜的黃昏，如雷貫耳的槍聲也打碎了我的心，複雜的情緒全湧上心頭，我默默的祈願這個世間不再有任何的殺戮與傷害，而一切的恐懼和仇恨隨著槍聲就消失無跡吧！

佛偈言：「罪從心起從心懺；心若滅時罪亦亡」。他的犯行雖罪不可赦，但我仍願給予愛的感化及關懷，因為生命是平等的，而我相信人是可以改變，只要心存善念就是另一個生命的誕生，雖不能改



◎ 生命是用愛來喚醒蒙昧無知



變以前造惡的事實，但當下的生命價值卻可以美好。從他身上，我看到人心改善的事實，最後生命能對懵懂無知的過錯而懺悔，對被害人真心的懺悔，對家人的懺悔，對世人的懺悔，最後的結果也能讓處在執迷不悟中生命有所甦醒。

今晚的槍聲滲著複雜的情緒，我帶著失落感走在微微的月光下，仰望天空時原來月亮已悄悄露出希望的光芒，似乎在傳達我一個消息，生命必須讓它發光去照亮別人，時間從不等待生命，每個人來到這世間都必須完成自己的使命。



沒錯，明天的太陽依然會再升起，我必須調整我的情緒及心態，才能以平常心來面對這些人，生命是必須給予希望與信心，他們也不例外。我願以不對立、不批評、不放棄去喚醒那禁錮已久的生命。因為，生命是可以用愛來喚醒蒙昧無知的生命，作惡的人也會生起善心而立即放下屠刀而登善地。管教人員可以用愛來關懷臨終的生命，給恐懼的無畏心、給失敗的人勇氣、給迷失的人方向，這就是矯正人員的使命與價值。

註1：看守所與監獄共築一道高牆（五米），有一門係專為執行死刑所設置，執行死刑時由看守所的戒護人員押送到該門後，由監獄另一方戒護人員接押至刑場，此門被稱為「生死門」。



# 拾回的慈愛

---

作者：高雄第二監獄 梁文光

這故事沒有譁眾取寵，而是在平實中道出一位死刑犯的慈父之愛，在監所外是一般父親極為平常的事，然而，對背負著生命的人要讓他重新滋長，是經過多少的釋懷及諒解。監所工作是要秉持著『人性關懷』，讓他們從黑暗中爬起來，鼓勵他們走向希望。



四年前的某日，科長像往常一樣每天到我執勤的工場巡視，平時他僅會問問工場有沒問題，或者交代一些需注意事項就離開了。但是那天他在我執勤的工場停留比較久，第一句話開口就問我：「你準備好了沒？」，我當時沒多加思索就回答他說：「我隨時都準備好了。」其實，我剛開始以為他是在跟我開玩笑的，科長看我沒什麼反應就接下去說：「你去接重刑被告舍房好不好？」我看了科長一眼，其實也沒有多加考慮就爽快答應說：「好呀！」或許，他只是在探詢我的意見，正好我也沒有推辭。

第三天早上點名時發布科令，我於十一月一日起接任重刑舍房，當時我才確定：「科長是說真的，不是開玩笑的。」同仁聽到這消息時紛紛豎起大姆指說：「好吔！」也有些同仁跟我說：「那裡不好搞，要小心點！」讓我聽了在心裡面七上八下的，那時我心裡暗暗在想：「我是不是上了賊船？放著好



◎ 經驗最豐富、年資最久的，最適合擔任重刑舍房的主管。

好的日子不過，幹嘛去淌這渾水呀！」但是在這些工場主管當中，一眼望去，經驗最豐富且年資也最久的，沒有別人，就非我莫屬了，正如地藏王菩薩所說的：「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我在二審看守所一待就是十五年，從來沒有待過重刑舍房，以前聽說很多前輩在那裡出事，有些人在那裡不敢管這些重囚，讓他們自我放逐，只是把他們消極的關在舍房內就什麼都不管，認為只要不死人了，什麼都好交待。也許，我的想法跟別人不一樣，尤其是第一線的管教人員，一個單位要管得好，他們又願接受你的管理，那是要下苦功夫的。不像以前採打罵的方式，得到的是什麼，那些人在我們面前是一個樣子，當你走開的時候又是一個樣子。正如大家說的：「死不悔改。」、「牛牽到北京還是牛。」的想法。胡適先生曾經說過：「要怎麼收穫，先怎麼栽。」佛說：「種什麼因，得什麼果。」除非你真的要放棄他們，那我們就可以自圓其說，他們真的是一群無可救藥的人，放棄吧！



一個月後，所有的狀況陸續接踵而來，也許是蜜月期已過，真正的磨鍊才開始。第一個發難的不是別人，就是那些死刑定讞的收容人，他們有可能是要讓我知難而退，也可能是要向我下馬威。有一天早上，在我桌上擺了一份訴狀，當時我一看就知道是要寄給部長的，我一看內容真的不堪入目，充滿謾罵的言語，其中不實的敘述著我們管理上的不人道，每天把他們關在不到一坪的舍房內，不管他們死活，希望部長快些執行死刑。在這裡第一次遇到這種問題，當時問了很多入，他們都說：「給他寄，不要擋！」但是，我可能是有那份執著吧！想試試看能否讓他不要寄這份訴狀。當我走到舍房窗前問他：「你寫的訴狀內容不好看，可不可以改一改或者不要寄。」他用睥睨的眼神看了我一眼說：「我學歷不好，不會寫。」當時我不想放棄，再次告訴他：「不要寄了好不好？內容不好看。」他冷笑著說：「你不寄，明天





我就寫一份狀紙告到法院。」真的遇到這種問題，就像「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連轉圜的餘地都沒有，有時在想：「那些人真的很不可理喻！」真的很想放棄他們。

過沒幾天，另一個死刑犯也是一樣，他也是用訴狀紙寫信給部長，希望快一點批准執刑令。信的內容大概是對人生充滿了無望跟無奈，希望部長成全他，讓他能快些擺脫生命的窠臼。

爲了充分了解極刑犯們的想法，經過一段時間雙方面的互信後，發現其中這位死刑犯身材瘦小，臉色蒼白，年齡近五十歲，他原本有一個普通平凡的家庭，三個子女，在當貨



車司機，月收入也有六、七萬元。因當貨車司機時間較長，疏於家庭照顧，也許因為這樣他的妻子開始往外跑，時常晚上不

◎ 經過一段雙方面的互信後，才能充分了解極刑犯的想法。

回家。當時他苦苦規勸妻子要照顧好這個家。但是，妻子還是常常徹夜不歸，就這樣吵吵鬧鬧，鬧到離婚。離完婚後，他們還是同住一個屋簷下，同睡一張床，因為不想傷害未成年的小孩，希望還是能讓他們擁有一個完整的家。但是雖然同住在一起，還是常為妻子的晚歸而不斷爭吵，妻子常用刺激性言語說：「我們已經離婚了，你管那麼多幹什麼？」他本想同住在一起看能不能挽回二十多年夫妻感情，但他的一廂情願破滅了，因此開始瘋狂的跟蹤前妻和哪個男人在一起的行蹤，原來，「上帝要毀滅一個人，必先使他瘋狂。」這種瘋狂扭曲的行爲終於爆發，他拿著預藏的刀，跑去前妻工作的皮革工廠理論，但是他前妻還是一樣對他冷嘲熱諷，還刺激他：「有膽你就把我給殺了吧！」終於，他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拿著手中預藏的刀往他前妻身上砍殺二十多刀，同時也把工頭砍殺身亡。





◎ 恨，就是把別人的錯誤拿來苦苦的折磨我們自己。

案發後，他原本想要自殺，但在親友的規勸下，他主動去投案了，因為還有三個未成年子女，但沒想到，在檢警調查時，這三個小孩都指控他的不是，讓他再也沒有活下去的勇氣，在法院審理時大放厥詞，把所有的過錯都推給別人，終於在九十四年十一月三審極刑定讞。

經過那麼多年，他想到一個好好的家讓他給毀掉了，三位子女又無法諒解他，心裡的苦是無法排解的。有一次，我在巡視舍房時，看他坐在房內窗前，拿著一張泛黃又有點褪色的相片滿臉憂愁的看著，也許是在回憶，也許是在感嘆吧！我問他：「你在看什麼？」他把相片拿給我，我看了相



◎ 試著放下，掛在心裡的恨才能解脫。

片就問他說：「這是你的小孩嗎？」他點點頭，我又問他：「他們有沒有來看過你？」他搖搖頭，看他眉頭皺起來，把頭埋進兩手之中感嘆的說：「他們不會來看我的，到我死也不會來看我的！」聽到他講到這裡心裡有點戚戚焉，讓我對他產生了惻隱之心，也許就像證嚴法師所說的：「恨，就是把別人的錯誤拿來苦苦的折磨我們自己，最後，毀了自己。」當時我想幫他把失去的找回一些，就告訴他說：「我去找他們來看你好不好？」他把頭抬起來看看我，然後搖搖頭說：「他們不會來的！」但我不放棄，再次跟他說：「試試看吧？」從他的眼神中我看到了充滿期待，但也害怕再受到傷害。



我把這個情形告訴了監內長官，也透過志工老師的協助，終於找到他兩個兒子，經過不斷的開導溝通，他們終於願意來監接見他的父親。會客時，我幫他們向長官申請辦了特別接見，讓他們可以面對面去化解心中多年的誤會，由於已七年多未曾見面，也可能有太多的話想說，那天我看到他兩個兒子，已二十多歲了，長得非常壯碩高大，沒有叨著煙吃著檳榔，也沒有自暴自棄，在外面親戚的照顧下過的還不錯。見面時，他們還是說著那些不愉快的過去，害他們沒有完整的家等等。當時我告訴他們：「試著放下，你們掛在心裡的恨不覺得累嗎？」他跟一般的父親一樣，只要他的兩個兒子在外面能好好生活工作，只要他們記得好好照顧自己，不要學壞了。



◎ 費盡千辛萬苦，生命總會開出燦爛的花朵。





◎ 心結打開後，他開始學畫佛像，並抄寫佛經迴向給家人及被害人家屬。

把他的兩個兒子緊緊擁在懷裡，眼眶中還閃著淚水。最後他拍拍兒子們的肩膀說：「要好好保重自己。」向他們揮揮手道別！看著他們走出這一道道的冰冷鐵門。

接見完畢時，我告訴他：「你可以抱抱你的兒子。」當時他不好意思說：「不好吧？」我認真的說：「沒關係。」他在半推半就中把他的兩個兒子緊緊擁

帶他回舍房的路上他跟我說：「今天很高興，他會死而無憾的！」我心裡在想：「你是不是又要作傻事了？」他看了我一眼：「我不會自殺的，主任你放心，我不會害你的。」我點點頭並告訴他說：「這次長官幫了我們很多忙，也希望你能多多體諒長官們的苦心。」他點點頭說：「我會好好過每一天的，你放心。」



從此，他開始在舍房內用毛筆抄寫佛經迴向給家人及被害人家屬，現在又開始學畫佛像，作品大部分都送給來上課的志工老師或由機關保存展示，現在遇到主管會帶著笑容主動打招呼，遇有不如意時他也總會說：「算了吧！」。

曾經有一本書提到：「如果一個人是正確的，他的世界也就會是正確的，想要改變你的世界，首先應該改變的是你自己。」這份工作很辛苦又很乏味，不見得會有什麼成就感，但要看你的價值觀是什麼？你真正要的是什麼？曾有長官對我說：「你到處拜佛求平安，不如在這裡多作些善事。」這正如同我們現在戒護科中門所張貼的二句醒語：「入門行善，出門造福。」

這裡獄見愛／法務部矯正署編輯，—第1版，—

桃園縣龜山鄉：法務部矯正署，民102，07

面； 公分

ISBN 978-986-03-7258-8（精裝）

855

102012225

這裡獄見愛

編輯者：法務部矯正署

出版機關：法務部矯正署

地址：桃園縣龜山鄉宏德新村180號

網址：<http://www.mjac.moj.gov.tw>

電話：(03)320-6361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102年7月

版次：第1版

經銷商：國家書坊松江門市：

地址：104台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電話：(02)2518-0207

五南文化廣場台中總店

地址：400台中市中山路6號

電話：(04)2226-0330

承印者：東鑫文具印刷有限公司

電話：(02)2336-2666

定價：新臺幣 250 元整

GPN: 1010201242

ISBN: 978-986-03-7258-8（精裝）